

红色阅读

元帅交往实录



于俊道
■主编

聂荣臻 交往纪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红色阅读

元帅交往实录

于俊道 ■ 主编

聂荣臻交往纪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聂荣臻交往纪实 / 于俊道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 - 7 - 5161 - 6064 - 0

I. ①聂… II. ①于… III. ①聂荣臻(1899 ~ 1992)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474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武 云
特约编辑 高 蕙
责任校对 王 松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1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在城南庄的日子里——聂荣臻和毛泽东	聂文	1
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聂荣臻和周恩来	荣 闻	7
两个四川老乡 两位革命元勋——聂荣臻和邓小平	毛 毛	16
在“澳星”发射的日子里——聂荣臻和江泽民	翟陈文	21
“建军建国,荣臻同志都是功臣”	杨尚昆	23
六十年的友情——聂荣臻和彭真	鲁顺玉	29
在欢快的晚会上——聂荣臻和姚依林、朱良才	周奋之	31
“老战友的这种安慰是多么珍贵”——聂荣臻和刘伯承	卞 吉	33
从国防工业委员会成立到大“比武”——聂荣臻和贺龙	田 玄	42
两条战线 一个愿望——聂荣臻和陈毅	卞 翟	44
正气凛然 光明磊落——聂荣臻和徐向前	卞 吉	48
“西山夜话”——聂荣臻和叶剑英	范文摘	57
“国防工业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安危的事业”	刘华清	62

“失骡得马”——聂荣臻和耿飚	耿文卞	72
“尖端科技白手创”，“事难忘，情难忘”——聂荣臻和张爱萍	卞吉	74
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作斗争——聂荣臻和张国焘	卞文	76
同叛徒顾顺章的斗争——聂荣臻和顾顺章	边文	81
四十余年的交往及斗争——聂荣臻和林彪	卞文	84
城下之盟——聂荣臻和傅作义	卞吉	105
我最可信赖的良师和益友	杨成武	111
“聂荣臻不整人！”	肖克	116
他引我步入革命行列	吕正操	120
晋察冀的经验，是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王平	124
一个革命家的动人心愿	严济慈	127
殷切的期待——聂荣臻和钱学森	卞吉	132
科技战线的后勤部长——聂荣臻和武衡	卞文	136
“要等到原子弹试验成功以后，再谈工作调整问题”——聂荣臻和钱三强	卞吉	142
在国家科委任内——聂荣臻和张有萱	张文卞	146

“任新民是自己的同志”——聂荣臻和任新民	林文翟	150
“保护好人跟打击坏人同样重要”——聂荣臻和姜齐贤	文 编	152
“我们共产党办事，一切要从革命的利益出发”——聂荣臻和殷希彭	董文摘	154
尊重 关心 任用 照顾——聂荣臻和邓拓	田 玄	155
“建立根据地，装备自己的队伍，没有他们不行”——聂荣臻和张珍	卞 吉	156
特别的规定——聂荣臻和胡朋	王红云	159
让海内外都知道中国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和黄薇	田 玄	160
“聂老师一生功在国家，功在黄埔”——聂荣臻和李默庵、邓文仪	田 玄	168
“先国事，后家事嘛”——聂荣臻和高梁	王红云	171
信仰自由 抗日一家——聂荣臻和尚喇嘛	田 玄	173
远隔重洋为母画像——聂荣臻和唐氏	黄永盛 王亚非	175
包办的婚嫁 强扭的姻缘——聂荣臻和龙升贤	黄永盛 王亚非	177
“只望大人洋烟禁脱”——聂荣臻和唐海潭、唐富华	黄文翟	179
“没有一个人能沾他的光”——聂荣臻和皮文蔚、李继均	黄文翟	181
国际主义之光——聂荣臻和白求恩、柯棣华	田 文	182



“我从晋察冀学到了许多新的军事思想”——聂荣臻和卡尔逊

..... 文 边

186

“我们决不能伤害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后代”——聂荣臻和加藤美穗子

..... 田 玄

188

编后记

..... 193

在城南庄的日子里

——聂荣臻和毛泽东

194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阜平城南庄。

在前，聂荣臻等接到了晋绥军区发出的电报，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晋西北开完土地会议后，决定同中央机关一起由晋西北到晋察冀来，要晋察冀军区派人到五台去接。

聂荣臻看了这份电报，心里自然非常高兴。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机关的到来，对军区工作的指导，将会大大加强。这对聂荣臻以及许多干部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兴奋的心情下，聂荣臻立即派晋察冀中央局副秘书长周荣鑫同志，带着保卫干部和警卫人员赶到五台去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

临行前，聂荣臻找周荣鑫谈了话，交代了路上注意的事项，第二天他们就出发了。

在战争年代，部队的住房是很简单的。当时军区新盖了三栋房子，聂荣臻和作战科住在村西新盖的那个小院里。聂荣臻住的那栋房子，里外两间，比较大一点，最靠南，一明一暗，外间办公，里间住宿，北面紧挨着作战科。这在军区机关来说，算是最好的房子了。聂荣臻把那两间房子腾出来，准备让毛泽东来住，自己搬进了作战科的那栋房子，作战科搬出了小院。

毛泽东到达的时候，是从五台山北麓的鸿门岩上山的。听说中途遇雪返回，停了两天时间，才上了五台山。

聂荣臻熟悉那个地方。上鸿门岩，有一条盘山路，山下还没有什么，一上山巅，风疾云驰，气候就有很大不同。不要说路上有雪，就是好天通过它，也得花费一点力气。

毛泽东坐的是中吉普，汽车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轮子打滑，走得很慢。



他看见山路难行，就从中吉普上下来，徒步走在山路上。同他一起到的还有周恩来、任弼时，也下车走在毛泽东后面。

他们时而乘车，时而步行，用了不少时间，才翻山越岭，过了龙泉关。

4月11日傍晚，大约在离城南庄五六里远的地方，聂荣臻迎上了毛泽东的车队。同毛泽东一起到城南庄的，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一些随行工作人员。聂荣臻把他们迎进了小院。

江青也跟着来了。她下车伊始，到处张罗，提出来的问题，别人都来不及回答。

那时候，毛泽东显得有些疲劳，他从重庆回来时，身体就不太好。前一段，又在陕北拖了一阵子，身体没有得到恢复。但是，看上去精神倒不错，聂荣臻希望毛泽东在城南庄期间，能够休息一下，恢复健康。

毛泽东住下之后，就忙起来了。按他的老习惯晚上彻夜办公，直到第二天凌晨。聂荣臻知道在白天睡眠是睡不踏实的。为了让毛泽东休息好，在他睡眠的时候，尽量不去干扰他。

过了两三天，周恩来和任弼时离开了城南庄。因为党中央机关设在西柏坡，他们到那里工作去了。

毛泽东同聂荣臻住在一起，每天都有接触，经常谈一些问题。有一次，毛泽东越谈兴致越浓，同聂荣臻进行了彻夜长谈。

看来，毛泽东对晋察冀边区的群众有颇为深刻的印象。他说，一过龙泉关，觉得群众很热情，就好像当年在江西到了兴国一样，群众都是笑逐颜开。他回忆说，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试一试，在敌后究竟能不能站得住，结果你们在敌后还是站住了。

聂荣臻对毛泽东说，我们能不能站住脚，关键是执行党的政策，把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

接着，他们的谈话内容，就集中在过去执行政策上的经验教训。回顾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结果在根据地周围，造成了严重的赤白对立，部队每向外走一步都有困难，这是自己孤立了自己，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

聂荣臻对毛泽东说，我们在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是接受

了这个历史教训的。我们认真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团结了各阶层的群众，再没有出现那种对立情况。所以，我们到处都可以走，自由得很，安全得很。每到一个地方，群众都欢迎我们，工作起来，非常方便。

关于当时的中心工作土地改革问题，他们也谈了许多。

聂荣臻向毛泽东汇报了晋察冀的土改情况和土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聂荣臻说，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有人批评我是右倾。原因就是我没有搞“左”的那一套。那时候，有的地方出现了消灭地主、富农的现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央的土改政策，我们不能那样子搞。过去，在王明路线时期，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侵犯中农利益，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无论如何不能再重复了。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在根据地先平分土地，然后再进行复查，发现了问题就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解决，对地主不搞“扫地出门”那一套。因为我们搞土地改革，是要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是消灭它的剥削，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所以，我们在平分土地的时候，对地主、富农一样看待，该分给他们多少土地，就分给他们多少土地，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毛泽东对聂荣臻说，斯大林曾经讲过，苏联当年搞富农吃了亏，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

聂荣臻对毛泽东说，有的人还主张挖浮财，我说不能强调挖浮财。因为经营工商业的，有地主、有富农，甚至还有中农。对此，在工商业上你很难分得清楚。我们党的政策是在土改中不损害工商业，这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通过工商业者，从敌占区买回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强调挖浮财，必然损害他们的利益，就把这条渠道挖掉了。

毛泽东完全同意聂荣臻上面的意见，批评了那些错误的做法。除了谈土地改革的问题，他们还谈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政策的作用。后来在解放战争的后期，人民解放军打到蒋管区的时候，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先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然后再进行土改。

谈罢土地改革问题，已经过了午夜时分。可是，毛泽东毫无倦意，他



还要聂荣臻搞一点酒来。

聂荣臻让警卫员搞来一点酒，又搞来一点菜，同毛泽东继续畅谈。

聂荣臻陪着毛泽东，边饮边谈。从土地改革问题又谈到王明路线、党内斗争、遵义会议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最后，毛泽东谈了对解放战争的想法。他说，抗日战争打日本，是要持久的，解放战争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解决得越快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的力量，让刘邓大军出大别山，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第二步，西北野战军到西北、西南去。华北除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外，其余部队仍留在华北地区，准备在华北搞两三个兵团。那时候，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敌人只固守着几个城市，部队建制用不着那么大，待解决了东北敌人之后，再解决华北剩下的城市。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对战争进程的一些设想。

他们结束那次谈话的时候，村里已经是鸡鸣报晓了。

关于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的问题，后来粟裕来见毛泽东，提出过长江有困难。聂荣臻听了这个意见之后，曾经向毛泽东建议，他们可以先在黄河以南作战，同样可以拖开敌人的力量。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

在这次谈话之后，有一天毛泽东问聂荣臻，因为他的身体不太好，斯大林要他去苏联休养，他是去好，还是不去好？聂荣臻说：“斯大林邀请你去莫斯科，这固然是一番好意，如果主席要去的话，我们可以护送到东北。但是，如果主席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因为根据现在的情况，护送主席到东北，一般说没有问题。不过处在战争环境，难以有绝对把握。其次是你现在的健康状况已经相当差，再长途跋涉，就更不利，请主席三思。”

毛泽东听了聂荣臻的意见，表示考虑一下再作决定。后来，毛泽东决定不去苏联了。

在城南庄，毛泽东虽然身体不好，仍然日理万机，工作精神十分感人。这年五一节前，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指示聂荣臻用电话口述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以后中央将这个通知通电全国，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热烈响应，纷纷从蒋管区或国外来到了解放区。这对扩大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大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5月初，敌机轰炸城南庄。

长时间里聂荣臻养成一种习惯，每天早晨，按时起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出去散步，第二件事是收听新闻广播，然后才去吃早饭。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聂荣臻正在吃早饭，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这时聂荣臻思想上特别警惕，因为毛泽东住在这里，必须对他的安全绝对负责。

聂荣臻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大了。

聂荣臻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B—25轰炸机。于是，聂荣臻快步向毛泽东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通宵都在工作，聂荣臻走到他屋内的时候，见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聂荣臻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聂荣臻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不知什么时候，参谋长赵尔陆也来了，他站在聂荣臻的身后。聂荣臻看毛泽东不想进防空洞，心里急了，一连声地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可是，毛泽东坐在床上，还是不愿意走。

聂荣臻想，不能再迟延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聂荣臻向赵尔陆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扶上了担架。他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

江青害怕，一听到飞机声，早就跑了，等聂荣臻他们抬着毛泽东走进防空洞时，她已经在防空洞里了。

聂荣臻和毛泽东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军区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

这次敌机轰炸城南庄，一共投了5枚炸弹。一枚落到驻地的东南，一枚落到房后山坡上没爆炸，一枚正落到小院里爆炸了。其余的两枚炸弹落到了离驻地较远的地方。

敌机投完炸弹，就飞走了。聂荣臻出来一看，敌机投下的是杀伤弹，军区小院里别的房子完好无损。但是，毛泽东住的那两间房子，门窗的玻璃震碎了；房里的两个暖水瓶，被飞进去的弹片炸碎了；还有买来的一些鸡蛋，也被弹片崩了个稀烂。看到这些，聂荣臻心里未免后怕起来，如果不是刚才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件事情发生后，聂荣臻反复地思考，毛泽东来到城南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我们加强了保卫工作，也有可能传出了消息。但是，我们对毛泽东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除经过审查的服务人员外，一般人不会知道准确位置。而从敌机轰炸的情况来看，敌人不但知道毛泽东来了，还知道毛泽东住的地方，所以，他怀疑内部有奸细。

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应该让他离开城南庄，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才好。什么地方安全呢？聂荣臻想起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军区曾经住过的小村子花山。花山在城南庄以北不远，很隐蔽，聂荣臻觉得这个地方是很适宜的。

第二天，聂荣臻吃完早饭，就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这样，毛泽东搬到花山去住了几天，就转到了西柏坡。

敌机轰炸城南庄这件事，保卫部门查了许久，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有几个被怀疑的对象，也缺乏应有的真凭实据。只好把这件事搁了下来。直到解放了大同、保定，通过查阅敌伪档案，才把这个案子搞清楚。

原来，当时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王快镇开设了一个烟厂，这个厂的经理孟宪德，不知是在什么时候，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了，暗中加入了特务组织。以后，他把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也拉了进去。这两个家伙被任命为上尉谍报员，他们除了向敌人提供情报外，在毛泽东来以前，孟宪德还曾经把几包毒药亲手交给了刘从文，命令他寻找适当时机，把毒药放在聂荣臻和别的领导同志的饭菜里。但他由于害怕被发现，没敢下手，这个阴谋没有得逞。毛泽东来到城南庄之后，聂荣臻指派专人给毛泽东单独做饭，采取了比较严密的防范措施，其他人员无法接触，这就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

敌机轰炸城南庄，是孟宪德、刘从文给敌人送的情报。经查对，犯罪证据确凿，罪犯供认不讳，由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主持，

经过正式审判，依法判处了罪犯死刑。案件报到聂荣臻这里，聂荣臻看一切都符合法律手续，就批准枪毙了这两个特务。

(聂 文)

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到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聂荣臻和周恩来

本世纪20年代，中国青年学生中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和聂荣臻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20年12月，周恩来到达法国。他在勤工俭学生中有很大影响，聂荣臻早闻其名。1923年2月，在巴黎举行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上，他们第一次接触。周恩来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聂荣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年夏天，聂荣臻在德国柏林又会到了周恩来。不久，聂荣臻放弃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回巴黎以主要精力从事团的训练工作，经常与周恩来接触，了解就更多了。

—

周恩来到法国后，没有做过工，主要是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可以说是位职业革命家。早在国内，周恩来就参加了“五四”运动和其他进步学生运动，已经成为有强烈社会革命愿望的青年领袖。周恩来到欧洲后，与一般勤工俭学学生不一样。周恩来对聂荣臻说，不进工厂做工，可以扩大接触面，深入研究各方面的问题。周恩来以记者身份出现，行动方便。在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他可以到处活动，与华工、勤工俭学学生、外国工人、学生等广为接触，了解了许多情况，这对周恩来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大有好处。

1922年3月以后，周恩来与赵世炎等同志一起，致力于建党建团活动。他是位讲求实际的人，对任何事情决不盲从。在欧洲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各种社会思潮作了反复比较。开始，他曾密切注意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动向，对这派学生浪漫主义的革命热情，有过某种同情，以后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想抛弃一切束缚，要求“彻底的自由解放”，这在阶级社会中，纯属空想。经过比较，觉得只有以苏联十月革命为榜样，才能解决人类和中国求解放的问题。1921年，他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天，他在德国与几位同志商量，勤工俭学学生绝大部分是青年人，其中许多人革命热情很高，有建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基础，从团结教育青年方面讲，也有这个必要。于是，他们就写信给赵世炎同志，请他出面筹备。在赵世炎、周恩来等努力下，1922年6月，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1922年8月聂荣臻加入“少共”组织。不久，刘伯坚同志告诉聂荣臻，周恩来等倡议，需要筹集一笔钱作路费，赶紧派人回国，与团中央取得联系，接受领导，以加强团的活动。虽然大家当时生活上都很拮据，还是凑了一笔款子，李维汉同志带信回到国内，终于与团中央取得了联系。此时，陈独秀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他去信说，不宜叫“少年共产党”，应改称青年团。聂荣臻等建议，“少共”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隶属于国内青年团，获得团中央批准。当周恩来在1923年2月“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上宣布与国内取得联系的喜讯时，大家都非常高兴。

在“少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1923年2月，由于赵世炎要去莫斯科学习，周恩来接替他任书记。从此，周恩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旅欧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的党团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初期建党建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在这方面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

10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都是些热血青年，受着各种思潮的影响，政治上可以说没有一个“白丁”，他们不是属于共产党或青年团，就是属于无政府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国民党左派或右派。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周恩来领导党团员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做了坚决斗争。因为组织得好，人数较多，又握有真理，这些斗争都以胜利而

告终。

1922年8月，旅欧“少共”创办了《少年》日刊（后改名《赤光》）。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和撰稿人。他的文章，笔锋犀利，说服力强，论战中常使对方无言以对。

当时无政府主义在青年中影响比较大，因此，大家第一论战的目标，就对准了无政府主义派。周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等文章中，都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他说，离开了阶级斗争，高唱真善美，要求绝对自由，反对一切组织和纪律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根本行不通，对青年毒害很大，要革命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除了写文章而外，他还经常作为团组织的代表，与无政府主义派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周恩来立场坚定，才思过人，口才雄辩，说理透彻。聂荣臻多次见到他把对方批驳得哑口无言，甚至有的还为他的演说鼓掌。由于周恩来的领导和大家的努力，到1923年底，无政府主义派终于瓦解了，其中一部分人还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像陈延年、陈乔年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

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以后，周恩来紧接着领导同志们向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展开进攻。国家主义派是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主要右派，他们以“爱国主义”为幌子，极力鼓吹反苏反共，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污蔑同志们搞统一战线是假，要吞并国民党赤化全中国是真。针对国家主义派的谬论，周恩来在文章中，在说理斗争中，反复举例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是支持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为了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他说，我们的第一步，是搞革命的三民主义，“打破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完前面第一步以后的问题，像人走路一样，没有走完第一步，是不可能走第二步的。周恩来的上述论点，驳得国家主义派理屈词穷，其中有些人有所觉悟，改变了立场。但曾琦、李璜之流很顽固，组织了“中国青年党”与之对抗，而且后来把这种论战带到了国内。当然，中国革命的进程，给他们作了历史结论。

社会民主党与国民党右派，当时人数很少，影响也不大，没有成为论战的重点。

周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刻苦。他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

鲁瓦街17号一家小旅馆里，真可谓身居斗室，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方米。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党组织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装不下，就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聂荣臻到周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当同志们确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以后，都更加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日夜思念着在黑暗中痛苦挣扎的祖国人民，向往能尽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1924年6月，周恩来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回国工作，他高兴极了。他们几个人在自己的住处为他送行。聂荣臻弄了些葡萄酒，开怀畅饮，由于高兴，周恩来和大家居然都喝得有些醉意。

二

大革命时期，聂荣臻与周恩来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一起工作。

1925年9月，聂荣臻由苏联回国，经上海到达广州，在广东区党委见到了周恩来和陈延年。当时陈延年是区党委书记，周恩来是区党委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一师党代表。阔别一年，战友重逢，倍感亲切。周恩来告诉聂荣臻，他从2月份起进行东征，率部讨伐陈炯明，打了几个月仗，把陈炯明的军队赶出了东江地区。6月，为讨伐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又回师广州。因为黄埔学生军觉悟高，纪律好，所到之处，各界群众热诚欢迎，大力支持，所以东征和镇压刘、杨叛乱的作战，都很顺利。周恩来说，陈炯明趁东征军回师之机，又卷土重来，霸占东江，因此正忙于组织第二次东征。10月初，周恩来又挥师东征了。东征军的主力，仍然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其中有大批黄埔学生参加，所以，黄埔师生人人都在关心着第二次东征的动向，聂荣臻也一样。由于周恩来组织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东征军仍然所向披靡。10月中旬的惠州之役，陈炯明以精锐部队凭坚固守，两天未能攻克，蒋介石产生了动摇，想放弃攻城。由于周恩来坚持，并直接参与指挥，在东征军特别是黄埔学生前仆后继的